

185444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僱農、貧農、貧農委員會

財政經濟出版社

分類：財政·經濟

編號：0272

僱農·貧農·貧農委員會

定價1,200元

著者 昂 澤 洛 維 奇 等

譯者 劉 棠

出版者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〇號)

印刷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55, 1, 京型, 16頁, 15千字; 787×1092. 1/32開, 1印張

1955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京]1-10,000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僱 農

昂澤洛維奇
拉普凱斯 著

貧 農

卡爾納烏霍娃著

貧農委員會

原書著者未署名

財政經濟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蘇聯大百科全書”中的三條，說明資本主義各國及殖民地僱農被剝削奴役、生活貧困及其反抗鬥爭；說明貧農的經濟地位接近無產階級並成為無產階級在反對地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中忠實可靠的同盟者，在十月革命後，貧農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貧農委員會，在消滅富農的鬥爭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僱 農 (Батраки)

著者：昂澤洛維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普拉凱斯 (Я. Б. Лапкес)

貧 農 (Бедно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著者：卡爾納烏霍娃 (Е. С. Карнаухова)

貧農委員會 (Комитеты Бедноты)

原書著者未署名

譯自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第二版
第四卷，第二十二卷“蘇聯大百科全書”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僱農

僱農是資本主義農業中的僱傭工人。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使基本農民羣衆破產，失去了土地，並由於中農的分化而形成兩個兩極的集團——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和農村無產階級。後者「包含着無產的農民，連完全無土地的農民也在內，然而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底最典型的代表是具有份地的僱農、日工、粗工、建築工人與其他工人。」（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四九年，解放社中文版，第一五〇頁）。列寧接着指出：「農村工人之被分與土地，常常是有助於農村經營主，所以具有份地的農村工人這一類型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同上，第一五一頁）。在各個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具有份地的僱農類型雖採取着各種不同的形式，但都是以僱傭工作爲其生活的基本來源。「不論是土地所有權完全屬於他（如零細農民），抑或是地主或莊園主（Rittergutsbesitzer 世襲貴族領主——編者），只給他以土地使用權，最後抑或是他作爲大俄羅斯農民公社社員而佔有這小塊土地，——問題並不因此而有所絲毫改變。」（同

上，第一五二頁）。

大部分僱農都是完全沒有土地，完全被剝削了的農民，他們往往連個人的家業都沒有。生產資料之被剝奪，使僱農也與所有的僱傭工人一樣為經營主從事僱傭勞動的苦役。資本主義對僱農的剝削，又因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剝削形式的殘餘而加強。在殖民地，僱農由於所謂工人契約和債務奴役，被迫終身陷於僱傭奴隸的地位，並且隨着其奴隸地位而來的必是種族的歧視。

在美國，僱農勞動的困苦條件具體表現在工資微少、種族歧視和私刑拷打，表現在奴隸制的殘餘和佃農的分益制（植棉分益農）。

每年都有數十萬破產的農民和失業工人補充着流浪的季節工人的基本隊伍。在南美各國，壟斷組織始終保存對庇翁（南美各國的僱農）長期奴役的奴隸制殘餘；工人都被監禁在苦工營裏。在非洲的大種植場上，奴隸勞動仍佔主要地位，並存在有所謂有色人壁壘和黑人禁區。僱農佔很大部分的東南亞各國，除在種植場上勞動的困苦條件外，還有公然合法的對僱農長期世襲的奴役制。在各殖民地國家，到現在還存在有奴隸市場，契約奴隸的買賣和公開的出賣兒童為奴隸。僱農為取得僱主往往用商店貨券或籌碼支付

的低微工資，不得不從事奴隸勞動，而大部分工資又以罰款爲名而被吞沒。僱農住的都是茅棚、畜舍、倉房、苦工營、土窯、草窩，有時甚至露宿。僱農在一年內有大半時間陷於失業，成爲流浪者和乞丐。

工人中工資最低的是農業工人，而殖民地中僱農的工資水平更是最最低的。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以前，非洲殖民地僱農在監工的鞭子下「日以繼夜」的在種植場上從事苦工勞動，所得工資僅三分至十分美幣，在東南亞各國則爲六分至十五分美幣。在危機前夕，正當物價不斷高漲時，僱農的實際工資水平已比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大爲降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工資再度急劇下降。在世界經濟危機年代，包括三分之一以上工業無產階級和不下二分之一農業無產階級的普遍失業，愈益降低了實際生活水平。馬克思說農業工人「經常是一隻腳站在待救恤貧困的泥坑中」的指示，又一次得到有力的證明（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八〇九頁）。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美國，僱農的工資爲城市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三十點六。農業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過程更爲加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僱農的實際工資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縮減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工人貧困化和小農破產的過程更加強了。大部分城市工人和僱農變成失業者，而他們的實際工資已被縮減到挨餓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和農業危機又給僱農帶來新的困苦和災難。

僱農大軍的人數以萬萬計。根據官方縮小了的材料，僅英屬印度在一八八二年就有七百五十萬無地的僱農，一九二一年有二千一百五十萬，一九三三年有三千五百萬，一九四四年有六千八百萬。如果再加上只保有一小塊自有土地的小佃農和貧農，據最近的調查材料，則印度大部分農民都屬於僱農和貧農階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中就業登記的農業工人計有一億到一億五千萬人，實際上則比這個數字還得多。俄國官方調查，例如在一八九七年計有二百一十萬僱農，然而列寧認為，實際上在十九世紀末葉僅農業僱傭工人（零工和本地工）一項，就不下三百五十萬人（見列寧著：「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俄文第四版，第二〇一頁）。資本主義世界的調查沒有把農村中、特別是殖民地國家中的數百萬「剩餘人口」（所謂農業移民）計算在內。

最早的一批農業工人職業聯合會，於二十世紀初產生於歐洲各大國中。這種聯合會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具有了羣衆性的、革命的性質。在這個時期，意大利、匈牙利的農業工人自發的罷工運動發展起來，法國、西班牙產生了全國的聯盟；德國、大不列顛組織起中央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罷工運動迄未停止。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革命運動的普遍高漲，掀起了資本主義國家中千百萬僱農及貧苦農民的鬥爭。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當僱農運動與工人階級普遍的革命高潮相結合時，僱農的革命運動達到了最高潮。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法西斯分子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開始了僱農階級運動的新高漲。三十年代僱農運動的特點，是僱農罷工和起義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在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反革命勢力的英勇鬥爭年代中，西班牙僱農的革命運動達到最大的規模。罷工與土地運動交織起來，隨之以焚燒地主莊園及寺院，奪取土地。西班牙一九三四年的六月大罷工有五十萬僱農參加。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波蘭數十萬僱農參加了罷工和土地運動。歐美其他國家和東亞各國羣衆性的僱農罷工運動也發展起來了。在某些地方已轉爲起義的大罷工浪潮，一直漫延到菲律賓（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墨西哥、薩爾瓦多、洪都拉斯、波多黎各（一九三二年）、智利、古巴（一九三三年）、阿根廷、巴西、哥倫

比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中國，反對國民黨反革命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強大高漲也擴及數十萬僱農。

現階段殖民地國家僱農的革命運動，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及其殖民制度總危機的尖銳化緊密聯系的。在革命的中國、北朝鮮和越南，僱農和最貧苦的農民取得了極大的勝利。在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中國廣大領土上，已經完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的人民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給世界帝國主義的又一有力打擊。數百萬僱農和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鬥爭。東南亞各國——已建立人民政權的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亞、緬甸、馬來亞等國，僱農和貧農正在進行反對美、英、荷、法帝國主義，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武裝鬥爭。在非洲也正興起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和美洲各國的僱農革命運動日益加強。如一九四九年意大利的僱農總罷工，參加者近一百萬人，使農業工人和小佃農獲得了勝利。僱農的革命運

● 根據國家統計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所發表的公報，我國現有人口總數為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零三十五人——譯者

動證明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際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力量的日益增長。

聯合了五十多個國家七千三百萬工會會員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的米蘭代表大會（一九四九年），代表着世界各大洲一千多萬組織起來的農業和林業工人。一九五〇年在華沙舉行的農業和林業工人代表會議上，成立了農業和林業勞動者工會國際聯合會（屬世界工聯生產部）。有十個國家——其中包括中國——的工會參加了成立大會。這次代表會議除中國已組織起來的僱農不計外，代表着六百五十萬工會會員。這次代表會議之後，又有拉丁美洲各國的許多農業及林業工人工會加入了聯合會。

沙皇俄國是個有數百萬僱農的國家——將近五分之一的農民爲地主和富農充當僱農。無播種地和缺播種地的農戶，無馬的和只有一匹馬的農戶都要爲地主和富農做僱農、日工、以及粗工、建築工等等。這些農民中一部分在受僱時已把自己的份地讓給富農，另一部分則耕種着不足供全家過半飢餓生活的一小塊土地。

僱農移出的主要地區是中央黑土帶各州。在這些地區中更長期而且更鞏固的保留了農奴制的殘餘（工役制等）。僱農移入的國內各主要地區是資本主義農業發達的各地區：烏克蘭、頓河、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等。農業工人無錢買火車票，都徒步走向南方，

其中許多人中途死亡。成千的僱農聚集在僱主會集的各個「工人市場」上（基輔州的史波爾和斯米爾；赫爾松州的新烏克蘭卡、彼爾蘇爾和莫斯托伏耶；塔里達州的卡霍夫卡；比薩拉比亞州的阿可爾曼市等）。

僱農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小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生活——住在牲畜欄、倉房、土窖裏。農業機器的採用使勞動力更不值錢，使成年僱農的勞動被更廉價的婦女勞動和少年勞動所代替，使勞動日延長，更增加了僱農的潰瘡。僱農的勞動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對殘廢、患病或喪失勞動能力，並沒有社會保證。資本主義企業主在結賬時還要剋扣僱農的工資。僱農乃是俄國無產階級中最沒有權利、最落後的階層。歐俄僱農在農事季節每日的平均工資為六十四至七十六個戈比（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〇年）。微少的工資又因無止境的罰款和苛捐雜稅而更加縮減。

隨着俄國的土地運動出現了僱農反對地主和專制制度的羣衆性的鬥爭，特別是在俄國南部和西北部（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布爾什維克黨異常重視僱農的階級組織，並吸引他們參加到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總巨流中來。一九一七年，專制制度被推翻後，農村中僱農的鬥爭具有了最普遍、最革命的性質。僱農和貧農遵循着布爾什維克黨的口

號，成爲奪取地主土地的先鋒。

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改變了僱農的狀況。幾百萬貧農和僱農自蘇維埃政權獲得了土地和農具。許多僱農都成爲國營農場中的農業工人。僱農參加了貧農委員會的工作，曾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作戰，還參加了鞏固蘇維埃政權機關的事業，並且是集體農莊的第一批組織者。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當時在私人農莊裏還允許僱用勞動力，蘇維埃政權用各種方法保護了在富農農莊中工作的僱農的利益，堅決制止富農一切違反勞動法令的行爲。農業工人被組織到工會裏（全蘇農業林業工人工會），工會中聯合了一百五十餘萬農業和林業工人。工會在實行蘇維埃政權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以及以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方面有重大的意義。

隨着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大部分僱農都轉到工廠、礦山、新工地和運輸業上工作。在羣衆性的農業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時期，僱農與貧農和中農一起加入了集體農莊，得到了過富裕文明生活的一切條件。隨着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農村中的剝削、貧困、和農業移民現象都消滅了，僱農也沒有了。

在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中工作的蘇聯現代農業工人，

就是蘇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已成爲擺脫了剝削的全新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正引導着蘇維埃社會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蘇聯農業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方式也已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保證了農業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增長。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人人數增加了一點六倍（從七十九萬五千人增加到二百一十萬人），而在這期間工資總額則增加了四點七倍。

在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人已成爲一支有三百萬人的工業工人隊伍。拖拉機手、聯合收割機手、機械士、汽車司機、電力技師就是蘇聯農業工人的典型代表，這也是消滅城鄉對立過程的標誌之一。蘇聯農業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無比地增長着。許多農業工人獲得蘇聯勳章和獎章，成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和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

各人民民主國家中，除了工業和銀行國有化外，也消滅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數百萬僱農和貧苦農民都已獲得了土地。人民民主國家正在實行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並促進勞動農戶的生產合作。在爭取農村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鬥爭中，僱農

工會和勞動農民聯合會起着很大的作用。波蘭的農民聯合會及工會在一九四八年已有二百餘萬農業工人，羅馬尼亞也有二百萬人左右，匈牙利有一百九十萬人，捷克斯洛伐克有將近一百五十萬人，保加利亞有一百二十萬人。僱農工會和勞動農民聯合會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工人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爲建成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可靠支柱。

參考書目

馬克思：「資本論」，一九四九年，列寧格勒版，第一卷、第三卷。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二十卷（「農民和僱傭勞動」）；

第二十五卷（「論建立俄國農業工人聯合會的必要性」）。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第十一版，（「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論蘇聯憲法草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舍斯塔可夫：「戰爭時期和一九一七年十月前農業和農民運動概論」，一九二七年，列寧格勒版；「俄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從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到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農業工人的鬥爭」，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斯特魯米林：「勞動經濟問題」，「概論與短評」，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

卡扎柯夫：「十月革命前後農業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拉甫蓋斯：「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農業無產階級」，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

庫琴斯基：「一七八九年至一九四七年美國勞動狀況史」，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大不列顛與不列顛帝國的勞動狀況史」，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貧農

貧農是農民中力量薄弱的一部分，這部分農民從農莊中所得到的收入甚至不能保證貧乏的最低生活費，因此他們不得不經常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去爲地主和富農工作。貧農與僱農不同，還有自己不大的農莊，有自己的、或租用的、或作爲公社份地的一小塊土地。「什麼是貧農呢？這就是在經營農業時照例都缺乏種子，或缺乏耕馬，或缺乏農具，或是連所有這一切東西都缺乏的人。貧農就是過着半飢半飽生活，通常都受富農剝削，而在舊俄時代是既受富農盤剝，又受地主盤剝的人。」（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載「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〇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一七頁）。

貧農的形成是農民分化（分成階層）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農業的最普遍的現象。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根本破壞了農村中舊的宗法關係，形成農村居民的兩個新階層：農村資產階級和有份地或無份地的農村僱傭工人階級。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